

徐志摩的做派

韩石山

说做派,不是说他如何作秀,是想说他平日的举手投足,有什么习惯成自然的特征。

说名人,不能光从喜欢他的人这边说,也要从不喜欢他的人那边说。
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名家辈出。刚起步那阵子,谁也不知道谁后来会是怎样的归宿,因此上,品评起来,往往口无遮拦,怎么个感觉,就怎么个说。有个年轻作家,叫毕树堂,像是清华的学生,对吴宓先生很是敬重,吴先生还活着,就写了篇像是悼念的文章,叫《琐记吴宓》。说他觉得,吴宓与徐志摩,这样两个同是留洋归来的人,反差太大了。行文中就将徐志摩拈出来,说道了两句。

那时泰戈尔访华的气息还没有散去,报刊上不时会有泰氏在华期间的照片,其中一张是泰氏在清华园,跟校长曹云祥及教授辜鸿铭、王文显等人的合影。上面当然会有徐志摩,还有徐的朋友。毕树堂的文章里说:

印度诗人泰戈尔来清华,住后工字厅,辜鸿铭和徐志摩陪着,在荷花池畔照的一张相片里,徐的姿势就是那么一股子劲儿, dignity 的反面,怎么样?

Dignity,我请教了一位英文教授,意思是高尚、尊严,指行为,也指品德。毕先生用在这儿,显然指的是行为,庄重的意思更多些。说是Dignity的反面,那就是轻佻,通俗点,就是烧包了。

志摩摆了怎样一个姿势,落下这样的病诟。

且看照片上,志摩是年轻人,自然不能坐在前面,泰戈尔和辜鸿铭都是老人,坐在椅子上。一旁是石砌的围栏,也还宽厚,曹云祥、徐志摩、张歆海依次而坐。曹是校长,坐在前面。志摩是泰戈尔的翻译,坐在曹校长左侧,泰氏右侧,再下来是张歆海。王文显一身西装,站在辜鸿铭身后。另有一人着中装站立,该是张彭春了。

我拿着放大镜,将志摩的神态、着装、身姿,看了又看,实在看不出有什么“轻佻”的地方。再看,终于明白了,在他的腿的处置上。

这天,志摩穿的长袍,腿上是西裤,脚上是皮鞋。石砌围栏不高,曹校长坐在那儿,双腿下垂,一手握住另一手,搁在屈起的膝盖上。张歆海的半个身子,泰戈尔挡着看不清,想来也是正常坐姿。志摩就不然了,也跟曹校长一样,屈腿坐着,只是两条腿的摆放,与曹不一样。曹是双腿并起下垂,他呢,一条腿下垂,另一条腿曲起,搭在前腿的膝盖上,双手五指交叉,搂住曲起的腿的膝盖。加以身子平挺,是有那么股子“格色”的劲儿。

平常人不往“轻佻”上想,有成见的人往“轻佻”上想,还真不能说有什么不对。

好了,记住,有成见的人,对志摩的做派有个看法,就是不庄重,就是轻佻,就是烧包。

下面引述几个熟人的。

一个的是他的表弟吴其昌。此人也是梁启超的门生。志摩去世后,写过一篇文章,叫《志摩在家乡》,文中记述了志摩抽烟的动作。某日晚上,

吴其昌看望了朱启钤先生,一同出来的梁思成,邀他去家里坐坐。进门之后,原来徐志摩也在。

一进门思成先生喊“客人来了!”“哪一位客人?”林徽因女士在里边问。“吴公其昌!”这样一个滑稽的回答。“噢!其昌,难得!”这是志摩跳起来的声音。静静的一盏橙黄色的华灯影下,隔窗望见志摩从沙发上跳起来,旋了一转,吐出一缕白烟。我们进去了以后,志摩用香烟头把我一指,向徽因女士说,“我们表弟兄啊,其昌是我表弟,你比我小几岁?八岁?你还没有知道?”

这是志摩去世前,约摸一星期的事。第二天就要乘机南下,特地来向徽因夫妇道别。看见了吗,若是思成一个人回来,他不会有这么个动作,因为是表弟来了,不免有些小小的惊讶,动作也就不那么稳重。先是一听见其昌来,人还没进来,一边说着“难得”,一边从沙发上跳了起来。大概坐的姿势,不是朝向门口,身子便“旋了一转”。这旋转的空儿,又吸了一口烟,“吐出一缕白烟”。

志摩前面的动作,是吴从窗户上看到的,不会是编造。于此可知,志摩平日的做派,是有些“轻浮”的,或者说是有些夸张。

叶公超对志摩的做派,也有简明的记述,语见《志摩的风趣》。

志摩爱说人家Dull,说的时候那副眼睛的闪烁,嘴唇两端的曲线,头部稍微的前倾,最能显出那种灵敏和同情的幽默。志摩的诗也许不及他崇拜的雪莱,但是他的幽默却远在雪莱之上。

Dull,无趣,乏味。

比较下来,还是郑振铎在《悼志摩》里,对诗人的做派,两个方面都说了,更近持平之论。他承认,志摩外表上,似是一位十足的“公子哥儿”,而做人上,却有着绝大的优点,为常人所不及。

做派,往好里说,也有风度的意思。且看梁实秋《谈徐志摩》的一段记事:

有一天志摩到我的霞飞路寓所来看我,看到桌上有散乱的围棋残局,便要求和我对弈,他的棋力比我高,下子飞快,撒豆成兵一般,常使我穷于应付,下至中盘,大势已定,他便托故离席,不计胜负。我不能不佩服他的雅量。他很少下棋,但以他的天资,我想他很容易成为棋道中的高手。至少他的风度好。

若论简洁,还是志摩死后,蔡元培的挽联的上联,说了个通透:

读诗是诗,举动是诗,毕生行径都是诗,诗的意味参透了,随遇自有乐土。

乘船可死,乘车可死,斗室坐卧也可死,死于飞机偶然者,不必视为畏途。



1924年,泰戈尔访华期间,在清华园与校长曹云祥等人合影,左起依次是曹云祥、徐志摩、张歆海、泰戈尔、张彭春、辜鸿铭、王文显。

小说

它们胸脯和翅膀的羽毛鲜艳,像挂满了装饰品。铁木耳看到这些风景心里很满意,他认为一个好地方的标志是这里的动物要多,你看这个白银花村有马,有驴,有牛羊和狗,还有骆驼,这很不错。往村后面看,还有鱼虾和野鸭,证明这是一个好地方。看起来这里只是缺少狼。一个地方没有狼,没有狐狸,也算不上什么好地方,铁木耳希望看到狼。

前面围着一群人,有老有少,有人拄着拐棍儿,他们身后有牛车、驴车和拴在树边的马。铁木耳走过去看,原来他们在围观一个土包。土包上面被铲平,变成了一个台子,台子上面留下新踩的脚印,乌兰牧

骑的叔叔阿姨们正在这里装台。他们在台子后边立起两根木杆子,在木杆子中间挂上包裹金桃的那个红绸子幕布。铁木耳觉得兴奋,这是他妈妈爸爸的演出。

铁木耳钻到人群里,好多人是老奶奶,她们很老了,脸上的皱纹像用铁丝勒出来的,彼此说话带着慈祥的笑容。有人一笑,光秃秃的牙床更显慈祥。这些奶奶身穿洗得发白的蓝色蒙古袍,耳垂上挂着珊瑚耳环,头发里插着珊瑚簪子,手指戴绿松石戒指。有人来自很远的地方,布制的蒙古靴子上沾着泥。

丹巴对铁木耳和海兰花说:“你们既然来了,就要听大人的话。我们的演出马上就要开

■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39
鲍尔吉·原野
著

《乌兰牧骑的孩子》节选

始,你们待在这里看演出,哪儿也不要去看。草原这么宽阔,你们跑丢了没地方找,听懂了没有?”海兰花和铁木耳说:“听懂了。”

这时候,红绸子幕布后边传来二胡、四胡和手风琴的乐器声,二胡和四胡在对弦——嘎吱嘎吱。

■北岳文艺出版社

39
乔忠延
著

《幸福从安全出发》节选

化险为夷的仁孝典范
古人有句俗语,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这话流传千年而不忘,是因为其中包含着风险意识,防范意识。如此警钟长鸣,毫不松懈,就会化险为夷,长治久安。对于个人而言尤其重要。如果从这个方面寻找一个典型,我选择的是舜。

中国有两个成语,落井下石、上屋抽梯,都是在讲舜提防备,防患于未然的故事。要搞清其中的原委,需要从头说起。

帝尧到了晚年想要让位,大臣推举他的儿子丹朱继位。帝尧认为丹朱缺乏治理天下的能力,让大臣重新推举。《尚书·尧典》记载了此事,帝尧说:“可以选择贵戚中的贤良,也可以推荐地位卑微的能者。”

众臣提议说:“下面有个穷困的子弟,名叫虞舜。”

帝尧说:“是的,我也听说过,他怎么样?”四岳回答说:“他是瞽瞍的儿子,父亲心术不正,继母存心不诚,弟弟象傲慢骄横,而舜能与他们和谐相处。他以孝行

美德感化他们,严于律己,不流于奸邪。”

这里基本说清了舜的出身,却过于简练,还是民间文学丰满了文献记载。传说,舜落生没几年,母亲就病死了,父亲不久便续娶了。舜对后娘像对亲娘一样听话,一样孝顺。可后娘心眼窄,把他当成肉中刺,整天指

派重活给他干,一不如意,就会打他。尤其是舜有了弟弟象后,后娘对他更差了,受气挨骂成了家常便饭。他父亲受了后娘的影响,好歹不分,也常打骂他。舜忍气吞声,仍像从前一样孝顺父母,善待弟弟。

有一年,后娘得了病。舜白天熬药做饭,夜里喂水侍候。好长时间,舜没有睡过囫囵觉。

画说建党百年 7

正义必胜

——从《跨过鸭绿江》油画说起

曲 星



油画《跨过鸭绿江》 郑洪流 作

抗美援朝战争,是在交战双方物质力量极其悬殊的条件下进行的一场现代化战争,是保卫和平、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,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,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,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。1957年郑洪流创作的油画《跨过鸭绿江》,以鸭绿江铁桥作为油画的视觉背景,再现了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保家卫国的历史瞬间。画面远处为鸭绿江及铁桥,近处是志愿军战士气宇轩昂地大步走来,雄赳赳、气昂昂地奔赴朝鲜战场,两侧为朝鲜人民欢迎志愿军战士的热烈场面。画面以强烈的色彩风貌体现“最可爱的人”不畏强权、敢于斗争、勇于胜利的血性铁骨,艺术感染力很强。

1950年6月25日,朝鲜内战爆发。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,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,公然干涉中国内政。10月初,美军悍然越过三八线,多次侵入中国领空,轰炸丹东地区,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。成立一年的新中国百废待兴,面对世界上经济实力、军事力量最强的美帝国主义,党中央作出“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”的历史性决策。10月19日,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,同朝鲜军民密切配合,首战两水洞、激战云山城、会战清川江、鏖战长津湖等,此后又构筑起铜墙铁壁般的纵深防御阵地,实施多次进攻战役,粉碎“绞杀战”、抵御